

賑救
豫荒
紀
賑
濟
事
宜
策
略



三 三 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 三 三



鄭
襄
賑
濟
事
宜

俞
森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販豫紀略（及其他二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鄭襄賑濟事宜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
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
皆收有此書墨海在先
故據以排印

鄖襄賑濟事宜

荒政叢書
附錄卷上

示諭飢民

清 湖廣布政司參議俞 森撰

爲曉諭飢民事。照得汝等飢民。因本籍災荒。遠來襄境。自夏迄今。日見其多。昨閱各州縣造送清冊。比夏間多至十數倍。而又有日日續到。未及上冊之人。本道不勝慘然。總由此處不忍驅逐。以致來者日多。念夏秋之時。田禾在野。農工正興。汝輩僱工覓食。資生頗易。及至今日。田禾收了。農功完了。無工可傭。有食難覓。奈何奈何。且襄陽地方田地。荒多熟少。米穀出產有限。每年只勾本地吃用。今年雖然有收。但添了汝等往來居住。每日約萬餘人口糧。又兼河南、陝西地方米貴。販戶多來收買。襄陽總不禁止。以致去者愈多。市價日貴。夏秋之際。每石只賣三錢。如今貴至六錢七錢。若使飢民來者不止。販戶買者頻來。不但汝等沒飯吃。連襄陽人也沒飯吃了。奈何奈何。汝等在本籍受飢餓愁死亡。是你本籍官府的事。今在襄陽。是襄陽官府的责任。如今意欲賑濟。官府並無此等無碍米穀。意欲勸賑。襄陽地方沒有富戶。除非指望官府。奈官府之俸。俱係除荒。我本道每年止得俸銀三十餘兩。其餘官帑可知。又無俸可捐矣。本道爲汝等再四躊躇。日不安坐。夜不安眠。細細思量。要在無可賑濟之中。再商救濟之法。只有借動常平倉糧一法。但此倉糧。不但本道不能作主。連督撫大老爺也不便擅發。一有動用。部議必不肯依。處分立至。賠累不免。今本道盡力救濟汝等。懇懇切切。詳請兩院咨部題本。畢竟要那動賑濟以活汝等。此係本道一

片切實心腸。汝等須要仰體。安心靜守。將就度日。即便一時不能接濟。一頓分作兩頓吃。一日分作兩日用。等得批允下來。便是汝等造化。也完本道一片苦心。本道又聞府城之外一二十里地方。天色皆黑。孤客獨行。多遭囤棍。雖未必確係飢民所爲。但從前無此等事。今忽有之。又焉得不疑及汝等。汝等千萬謹飭。毋作非爲。要緊要緊。本道昨又看見報上。皇上已發二十餘萬帑銀。向陝西賑濟。大人小人。計口散米。又且捐免錢糧。汝等若不離家。此時正好安穩過日。何消本道爲汝等焦勞。今汝等已來在此處。也無可奈何。但該傳語同鄉人等。願在此者。安心耐守。如願回鄉者。趁此早回。其行走在途者。勸他回去。未曾出境者。寄信阻他不來。又且襄陽地面。居住太多。米貴人窮。彼此受累。又須散處各境。方可資生。總之。做官的人。未有不愛百姓的。見汝等這般光景。未有不動心的。只是事體煩難。勞心喫力。汝等未必得知。故示須至示者。

詳請賑濟流民

爲飢民之流來日多。窮黎之凍餒堪憐。謹陳憲鑒。亟施拯救事。據襄陽府呈詳到道。據此。本道查看得襄陽一郡。北連豫省。西通秦晉。誠南北之要衝也。今年秦晉災荒。流民轉徙。盡到襄陽。而豫省之來者。亦有其人。夏間始來。入秋而盛。至冬而多。其所以盛且多者。緣他處皆嚴于驅逐。而襄陽聽其居處。加以安插。所以聞聲而來。盛且多也。本道自流民初來之始。以及于今。時時飭令有司。撫恤稽察。挨查造冊。除冊報憲臺者。約萬餘人。迨冊後續來者。又萬餘人。至若每日稽察。則有暫住數日。另投他所者。有暫過止宿。明

早卽行者。以是而計。則每日不下數百人矣。本道細思此等流民。雖非襄陽之赤子。要屬朝廷之赤子。原籍無以爲生。故投之他所。今至他所而仍無以生之。則惟有轉死溝壑而已矣。轉死溝壑而在本籍。本籍官吏之罪也。在他所。則他所官吏之罪也。爲朝廷之官。不恤朝廷之赤子。可乎。但夏秋之時。飢民之來猶少也。襄陽之米價猶賤也。且農務方殷。需人力作。傭工覓食。猶可分給也。則其安頓也猶易。今則來者日衆矣。市上之米。各省搬運。義切救鄰。全無遏糴。出產有限。米穀漸空。而米價倍增矣。農功已畢。歲晚務閒。傭工覓食之路又絕矣。如此而安頓之則難。將欲開倉乎。無無碍之米穀也。將欲捐賑乎。襄陽土瘠。居鮮富民。官於此者。俸悉除荒。以本道而計。每年止有俸三十兩。而府縣各官可知矣。此卽盡捐之。何足以當流民數日之饋粥耶。再四思維。唯有兩府屬重農積粟等事。米穀三千一百三十石零。及積貯天下本計等事案內米穀十萬五百石零。積貯在倉。可以動給。但山僻遠水窮苦地方。不便動支外。惟襄陽府襄陽、棗陽、宜城、光化、穀城、均州、并襄陽衛八處。重農積粟案內共穀一千七百八十石零。九斗四升。積貯天下本計案內共米一千三百六十石。穀七萬八千一百八十石。可以就近動支。然思此案之米穀。固爲本地賑濟之需者也。現奉憲文。稽查有無虧折。沴爛。又奉部文。有加謹收貯之行者也。本道一思之以爲可動矣。轉思之而覺其不可也。再思之。又以爲可動矣。輾轉思之而愈覺其不可也。正在躊躇。而飢民之號呼於各州縣者。疊疊矣。縣詳府。府詳道。而所可議者。亦惟此兩案之倉穀矣。夫人情常危迫之際。瀕死之餘。見有立于其前者。雖甚不關切之人。莫不號呼而望救。而況於官乎。此飢民之所以哀控也。不哀控則死。

亡矣。凡人之見其危迫瀕死而求救者，雖不關切，亦莫不痛心疾首而思救之。而況于官乎？此各州縣之所以申詳也。不申詳則唯有視其死亡矣。方今皇上仁過堯舜，匹夫匹婦無不欲其安全得所。憲臺如傷念切，訪民疾苦而噢咻之，乃使有流民數萬濱于死亡，諒非盛世之所忍也。縣已詳府，府已詳道，而以其事之難行，不爲轉請，則是萬餘流民之濱于死亡，非州縣之罪，非府之罪，而本道之咎也。且本道細爲籌畫，合應遵照陝西賑濟新例，每大口米三合，若賑穀應給六合。凡流民萬人，每日應給穀六合，每萬人每日需穀六十石。十月六百石，一月一千八百石。計自歲內賑發至明年三月盡，農功既興，民可傭工，可覓食而止，約費穀七千二百石耳。即多至四萬人，亦不過二萬八千八百石，以穀二萬八千八百石救流民四萬人，頌皇仁而仰憲德，豈淺鮮哉？今若惜此穀石，則此輩流民必至死亡，是國家失民四萬人矣。況此四萬人之中，有狡獪者，有剽悍者，不安于死亡，小之劫奪大之嘯聚，是又豈止失四萬餘人哉？故自其後觀之，則費此二萬八千八百石者，乃所以爲朝廷愛惜錢糧萬萬，保護生民萬萬。而自今日觀之，則唯見其費此二萬八千八百石，千部機權處分而已矣。革職追賠而已矣。伏惟憲台念生民之危苦，審國家之大計，爲先事之圖，不貽後日之患。於本道詳到，迅賜批行，迅賜咨題，准其動給倉貯穀石，以贍飢民。則飢民幸甚，地方幸甚，國計幸甚。倘慮部議以此案穀石旣動，本地饑荒，反無以備，則又謂憲臺咨明支動之後，准予楚北各州縣量其積穀之多，路通舟楫者，分撥幾處穀石以補之，官爲捐備水腳以運之，總屬朝廷穀石，莫多益寡，總爲生民，何分彼此？若必謂不可通融，或請於襄陽暫開外省生俊撥納之例，不及百

人即可補額。是雖動二萬八千八百石。仍如未動也。此亦何憚而不爲哉。本道目擊情形。不能緘默。故敢冒昧。倘憲臺親臨此地。聞此呼號。其疾首蹙額。中夜傍徨者。又不知若何矣。今本道既經繕詳之後。恐憲批不能緩待。擬卽一面開倉。宣揚聖天子仁恩。憲臺德意。照人數給發。以慰衆望。其或有應委曲周詳。審慎立法。以期惠澤必周者。又望憲臺立刻賜示。古人云。救焚拯溺。情實似之耳。事關請賑飢民。言長句冗。除應行事宜。尙在細酌再報外。合先備敘。未敢擅便。伏候憲裁。

再詳賑濟流民

爲急廣皇恩。以救垂死。避荒飢民事。竊惟堯九年水。湯七年旱。自古聖王之世。水旱之災。亦時有之。今逢堯湯之主在上。綏邦履豐。遐方異域。皇仁所被。無遠弗届。凡有水旱小災。外吏每未及奏聞。水旱之形未見。皇上無不先事豫圖。屢免直省錢糧。發帑發粟。幾無虛日。欽差賑濟。不絕於路。上有堯舜之主。則百姓盡皆堯舜之民。一夫不獲其所。時勸聖主之憂。爲臣子者。敢不曲體宸衷。恪盡厥職。今年山陝河北饑饉。又楚省鄖襄兩郡夏秋之間。旱蝗已成。本道督率屬員。修葺塘堰。虔誠祈禱。幸時雨忽降。枯苗立生。飛蝗蔽天。立即蠲免。變荒爲豐。年稱大有。米麥頗賤。以致山陝之民。聞風而來者。日多一日。竊念鄖襄爲湖南北之上游。實陝蜀豫之門戶。萬山險峻。地瘠民貧。兵燹之餘。人稀土廣。豐年僅可餬口。凶歲難保流離。本道身膺兩郡重寄。日夕憂懼。手輯農政。荒政二書。嚴檄兩郡州縣。大講水利。招徠開墾。務使水旱有備。可免小侵。而外來就食飢民。一一安插。力能掣荒者。擇地任種。貧不能存立者。勸土著之民。令其收養。皆

具保結存案。以便稽查。其願往他所依傍親識者。量給錢米。聽其自便。但地方既窮。官民又窮。來者無盡。救濟有限。普天之下。盡屬朝廷赤子。何敢作秦越之視。糧食一任陝豫雜買。不忍禁遏。除兩屬薄收。僅可自給。此外惟襄、棗、宜、三邑有收。而爲數無幾。鄰省駝運車盤。晝夜不絕。糧價踴貴。今已五倍。襄民自食將盡。既無以應外省之販買。尙安有餘粒以濟寄食數萬之流民耶。本道計無他出。惟有不顧一己之身命。仰體皇上軫恤赤子之德意。將現儲倉穀。暫行給散。救垂死之流民。全本土之黎庶。靜聽處分。實亦無悔。謹具末議。開列於後。

一、現在安插之流民。急宜救濟也。除暫居今去者二萬餘口不計外。并續到未曾冊報者。不便懸擬。其現在入冊者。約萬口。本道照陝西賑濟新例。大口米三合。每口先給一月。除小口不算外。計穀一斗八升。約應共給一千八百石。

一、續到之流民。急宜安全也。外省流移。不便安插城內。止宜散之村鎮。民居草屋。實無閒房。可以強令收留借住。況現在安插於僧舍者。俱已盈滿。驅逐不可。收養無地。露處豈是長策。棚屋無力捐蓋。惟有按日計程。約略賑穀。令其他往。

一、安插流民宜審地勢也。鄖、襄、兩屬。惟襄陽、光化、棗陽、宜城、四邑。可以安插。其餘山邑險隘。不便安插。并宜嚴禁防守。不許流民入山。

一、安插流民宜散不宜聚也。本道所轄地方。止襄、光、宜、棗、四邑。稍可安插。其餘別府屬。必求憲臺裁示。某

府某州某縣。可以安插若干。本道擬于均光境上出示曉諭。委員稽查給粟。赴襄驗明人數。濟以口糧。應安插某州某縣者。換票令其前往到彼安插。一面具單報憲。一面具單申道。倘中途或有疾病死亡。所在給棺掩埋。標記如此施行。則流民無失所之虞。雖有奸宄逃盜。亦無潛踪之所。賑過人數。亦無所容其浮冒矣。

一單式宜詳且明也。某官爲查驗事。本年某月某日。查有某省某府某州某縣某里人某某。年若干歲。父某某。母某氏。兄某某。妻某氏。子某。女某。各若干歲。共幾人。於本年某月某日。由陸路自某處來。歷某府州縣到此驗明。合行給票前往某處查驗換給。刻板印填。最爲簡便。

一沿途大路。於往來必經之處。該州縣委一勤員查驗給票。隨到隨行。不得稽阻。

一隨地分插。不過一時權宜之策。殊非經久善全之道。陝西避荒之民。惟臨潼爲最甚。本道逐細詳詢。有一生員惠古。慟哭陳情云。本地顆粒無收。旱荒已極。不止一次。皇上發帑賑濟。官府率皆按籍給散。某戶納一丁錢糧者。止賑一丁而已。若給銀五錢。止好買糧食一斗。生員一妻四子。共計六口。一斗之糧。四日便了。此外何以支吾。富者有銀無處買糧。貧者無以存立。十分之中。已逃七分。田地拋荒。家業盡棄。本道聞之。深爲駭嘆。徧問多人。如出一口。真偽或不可盡信。但恐逃亡既多。耕種人少。耕種既少。安得豐收。無收何以有年。無年則逃亡者何時還歸故土。故土既未可歸。異鄉豈可久處。本道剴切呈詳。即求憲恩入告皇上。大沛恩膏。開倉發粟。然賑濟不過數月。數月之後。何以接濟。必須故土盡招來之術。使逃亡可以

速歸。長途有餬口之糧。庶不至父子離散。

一、飢民之來。每日動計數百。少亦不下數十。驅逐安插。惟有兩策。若任其自然。聽其所之。此掩耳盜鈴之說。奸吏舞文欺飾。憲聽耳。夫流民飢無食。寒無衣。散入山谷。則所憂甚大。伏匿荒僻。則行旅維艱。小則鼠竊。大則夥盜。勢所必然。故勤幹通達之吏。熟悉地形事勢。計深慮遠。安插不能。容留不可。乃不得已而從事於驅逐。使出他境。則本州縣無他虞矣。其堪其野曠者。土木形骸。痛癢不關。不行驅逐。自謂安靜。實亦無毀無譽。第恐相率效尤。禍機隱伏。本道所轄兩屬。共計十三州縣。率皆深山邃谷。勢既不可任其所之。法尤不容使之驅逐。第無米之炊。如何措手。今安插已多。無地可容矣。鄰封競繼。流民充塞。穀日貴。糧日少矣。貴者日貴。少者日少。無奈來者多。不肯他去。號啼遍野。慘不忍聞。此皆朝廷赤子。何忍坐視其死而不救乎。惟是冒罪發倉粟以賑濟。爲數無多。無以爲繼。且賑濟一開。留者久留。去者不去。來者益來。不可窮極。是救一時之饑殍。實釀無盡之禍胎。斷須剴切入告。動計萬全。速令各歸鄉井。官民兩便。

一、飢民之逃亡。宜重懲有司也。無雨則旱。久雨則澇。事須豫籌。有備無患。百姓逃亡。守令之罪也。流亡之民。隔省遠徙。非工於驅逐。卽視等越奉。嗣後將荒。不能預籌。已荒。百姓流亡者。流亡之民。鄰近地方。不卽分任安插。使之越州過府者。痛加處分。盡心安插者。優其陞擢。則賢者益鼓舞。而不肖者亦知儆惕。百姓實受其福矣。

一本郡捐納之例。斷不可泥也。地有遠近肥瘠。民有多寡富貧。豈可一槩定例。肥邑則民富。本地捐納。有

司指勒索使費。拜門生有禮。送旗送匾有禮。煩費浮于穀價。弊一。地瘠則民貧。民貧則餬口不充。誰來捐納。卽以鄖陽一府而論。捐納者寥寥無幾。按冊而稽。率皆外省。外省既停捐者絕響。此地瘠民貧之明驗也。弊二。天下州縣。若鄖陽恐復不少。此必須仍開外省捐納之例。庶幾倉穀廣儲。倘遇荒歲。賑濟有資。伏乞裁奪。

一。飢民之妻子。宜嚴禁沿途販賣也。流民救死不暇。賣妻鬻子。愚人以爲兩全之道。不知骨肉分散。慘動天地。富貴之人。利其賤值而買之。奸徒賤貨而貴售。嗟乎傷哉。爲民父母。離者尙欲使之合。散者尙欲使之聚。今每日車載騾馱。不知凡幾。幼穉子女。動輒數十。此皆堯舜之民也。宜題明嚴禁。痛加處分。一。計流民每口給穀六合。一人先給一月。計穀一斗八升。百人用穀一十八石。千人一百八十石。萬人一千八百石。呈詳批發。便須一月。具題候旨。便須兩月。必須豫籌三月之穀。方可苟延殘喘。但流民急宜分插。立望批示。

以上數條。皆因目擊流移之慘。效其一得。但知識淺短。思慮未周。未必足供採擇。相應備敘。恭候憲裁。

三詳賑濟流民

爲移明疏。通糧路以救災黎事。本年十二月十二日。奉總督巡撫部院憲牌。准川陝總督部院葛。咨開陝西省地方。今歲荒歉。秋禾失望。明歲麥苗。枯槁將盡。飢寒百姓。全賴隣省接壤州縣。往來糴販。以有易無。在秦中飢民。可借以資生。楚豫居民。以此獲利。實屬兩有裨益。近聞楚省隣秦州縣。不許秦民糴販。以

致秦民資生無策。相應咨請轉飭所屬鄰近陝省州縣各官。如遇秦民來彼糴買糧石。令其照常行走。公平交易。不許盤禁阻撓。使陝省災民得免飢餓之虞等因。准此。爲照各省百姓均係朝廷赤子。凡值歲時荒歉。自應聽隣省災民往來糴糴。以濟時艱。無容姦民遏糴。藉端阻撓。今准前因。合行出示曉諭。示仰督屬軍民人等知悉。嗣後如遇秦民來楚糴買米穀。聽其照常往來。公平交易。不許生端盤禁。及高擡時價。刁指阻撓。敢有故違。許被指之人。赴該管地方官陳稟查拿解究。以憑重處。各宜凜遵毋違等因。除出示曉諭外。合併嚴飭。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。即將發下告示。照抄多張。轉發所屬。遍貼通衢曉諭。仍令各具遵依徑報查考。毋違。嚴此。看得不許楚省遏糴。使陝西飢民乏食。此實川陝督院爲民至意。然不知本道爲民苦心。今年襄陽仰賴皇上洪福。兩憲鴻慈。變凶爲豐。時雨立霑。枯苗飛蝗入境。即死幸而有秋。以致陝西河南紛紛赴襄糴販。車載騾馱。驢運人負。駱駝百十爲羣。晝夜不絕於道。府縣治司民牧。未有不爲自己地方起見。此亦良有司之苦心也。但念天下之民。盡屬朝廷赤子。何忍閉糴阻飢。本道多方勸諭。出示布告。令其毋逐利以忘本謀。出有餘以濟不足。數月以來。襄陽之粟流通三省。且三省之民。就食于楚。過襄不留者。不可勝紀。其暫住及久住者。亦不下三四萬人。襄屬地廣人稀。山多土少。稍有收者。止襄陽。棗陽。宜城。三邑。以三邑荒薄之收。既供三省之販運。又食數萬之流民。襄民蓋藏幾何。只顧目前。蠅頭微利。忘却餬口本謀。不獨官不忍禁。即禁亦不能止也。今流民就食益衆。飢疲之民。男婦老穉。千里跋涉。枵腹徒步。無不羸尪。投襄即止。非不欲他往也。足力實亦有不能舉動者矣。來日益多。粟日益少。價

日益增。粟日且盡。昔不忍于外省之民飢。今深憂夫本境之民餒矣。本道愚昧無知。心力已竭。憂深慮遠。食不知味。夜不成寐。欲奮不顧身。擅發倉穀。自顧赤貧。向在河工二十年。捐築高郵城南三十決口。代賠大工窮夫逋帑。隣工堤潰。黃水灌淤。本道新挑運河七千餘丈。又復獨力重挑。負累親知家徒四壁。空拳赤手。粉骨難賠。又涉示恩沽名。且恐一發難繼。遠近聞風來者益衆。古諺有之。善不可爲。蓋謂是與然畏首畏尾。瞻顧因循。饑飢坐斃。與其不可救藥于後。何如深思熟計於先。絮輕校重。害少利多。本道計惟有哀懇兩憲俯念垂斃之流民。將困之襄屬。大發鴻慈。廣勸輸助。除鄖襄兩府官民窮苦無力輸外。其餘悉力輸助。保襄民實以保流民。寧襄境實以寧全楚也。一面即求憲示。將續來者速檄別州縣分頭安插。毋使偏聚一方。一面本道先借倉穀。稍給十五日之糧。苟延飢民殘喘。俟輸助到日補償。并候憲示到日再行續給。一面再准本道將各屬邑倉穀酌量發出。平價糶賣。銀收在官。俟來春麥熟米熟。照數買補還倉。一轉移間。不獨可保襄民流民之困。且可以稍趁隣省之乞糴矣。伏乞迅賜批示。以便遵行。

稟覆督院

某身在鄖襄。凡一切巨細之事。無不切實料理。而飢民一事尤關重大。何敢臆畫。計自夏間流民初入境。卽諄諄告誡。有司安頓存留。勸諭本地居民加意矜恤。又曉諭流民安心棲止。文告案牘不一而足。其時不過以爲數百流民。力爲安插。使無失所足矣。何敢以小事而張皇。何敢以微恩而沽名。又何敢以襄地撫恤流移。而使他省有人民逃散之咎。故爾未潰憲策。既而九月間。自省歸。流民漸多。焦心益甚。飭令各

屬清查流民多寡之數。商量賑救。流民米穀之所出。早夜攢眉。微催如雨。無奈各屬遠闊。流民星散。冊籍一時不齊。不知多寡。其賑救之數。不能遽定。米穀所出。無可指實。又以大計。遠赴曾城。遠致遲遲。未得轉報。及十二月初二。自省回襄。流民愈衆。寢食不寧。親自延問流民。細訊逃來之由。與今居處情狀。每聞哀訴。涕淚交橫。又復飭安頓。飭清查。星催火促。襄屬之冊甫到。而郡屬任催不至。雖地方之遠。亦郡守之怠緩。不暇候齊。隨即攢造送憲案矣。既得流民約略之數。苦思力索。始得借動常平之策。而郡縣詳至。隨即星飛請憲示矣。其又輾轉思維。計深慮遠。細分條例。不徒務虛文。而求實濟。不徒博善名。而銷禍萌。不徒慮目前。而計久遠。亦不徒爲一方奠生民。而爲天下講吏治。文已差投憲轅。第未識芻蕘足當採擇否。又念郡城情形。洞然可見。各邑之安頓與否。得所與否。又或驅逐與否。不能盡知。于本月十八日。親歷光化一帶。問民疾苦。務得實情。以圖救濟。擬即先動倉穀。賑濟半月。俟憲批示再行。正在巡歷。憲使適至。仰見憲臺軫恤民間。雖遠彌切。一使之來。流民感動。此真如傷念切。已飢已溺。爲心者矣。但某數月焦勞。惟此流民一事。前此未經仰瀆。恐終難達憲前。或者勤事而人言以爲玩忽。安插而人言以爲驅逐。亦未可定。謹將流民一事。除近日具詳數案外。其從前文告。繕錄一本。呈電。至其確實情形。與未盡事宜。俱悉憲使口裏。某惟有仰體憲意。切實奉行。以盡厥職。而上慰憲慮耳。郡屬惟竹谿縣有冊籍到。候諸邑冊齊再報。合併聲明。

上兩院稟